

专访《第八个嫌疑人》导演李子俊、编剧周汶儒： 还原惊天大案中的人

■文/杜迎雪



李子俊



周汶儒

有几年，导演李子俊常常从梦中惊醒。

梦里，他和几个朋友手忙脚乱地把一具尸体藏到老屋床下。他们杀了人，要躲起来，这个秘密必须烂在心里。

那个梦延续了好几年，一次，他又坠入相同的梦。天气阴沉，暴雨将至，他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快把尸体搬走，不要被警察发现”。

多年后，每每回想那几年的梦魇，抹不掉的煎熬感，一次次在李子俊的记忆中苏醒。“当你想到，要背负这种感觉一生一世时，会很难受，很害怕，很罪恶”。

编剧周汶儒也时常做噩梦，不同的是，每次惊醒，周汶儒并不难受，他甚至渐渐喜欢上从噩梦中逃离的快感，“原来只是做了个梦，我现在生活得好好的”。

二人的噩梦在2018年有了“了结”。

彼时，李子俊的首部长片《狂兽》票房欠佳，周汶儒打磨多年的剧本《风火山林》迟迟无法上映。处在低谷期的二人接到了新片邀约：改编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武装劫案，大鹏担纲主演。

引起二人注意的是，案件主犯陈恂敏亡命天涯的日子与众不同，他一面隐瞒埋名，背负秘密惶惶不安，一面又娶妻生子，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李子俊和周汶儒对噩梦的迥异感受，仿佛在陈恂敏21年的逃亡路上，发生了互融。二人把各自的感受注入电影，想借此探讨人性，拍部“不同的警匪片”。不过，他们还是为影片取了个颇具犯罪类型片卖相的名字——《第八个嫌疑人》。

今年6月，大鹏凭借《第八个嫌疑人》捧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9月9日，该片全国上映。

我们去了他逃亡的小城

《第八个嫌疑人》改编自震惊全国的“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1995年，7名案犯在广州番禺一家银行不到两分钟，劫走1500万现金，开了9枪，现场一死三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武装劫案。

案发后，5名嫌疑人先后落网，主犯陈恂敏却逍遥法外长达21年，直到2016年，才在云南瑞丽落网。令人惊讶的是，此时的陈恂敏，已结婚生子，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李子俊记得，当初投资方给过来了好几个犯罪片项目，他第一眼就看中了《第八个嫌疑人》，“我对于这个时间跨度长达21年的故事非常感兴趣，急切地想要去探究，这些年他是怎么过的？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每个人都是多面的，魔鬼也会有多个面。我们很想挖掘人物的内心，讲事件中的‘人’。”李子俊和周汶儒踏上了飞往瑞丽的航班。他们要在落笔前，还原出“1500万”巨款背后，那个有血有肉的人。

站在瑞丽建材市场后门的角落，他们见到了陈恂敏的“另一面”。周汶儒远远望着陈恂敏曾经经营的商铺。他在建材城踱步，走陈恂敏走过的路，去陈恂敏吃饭的地方吃东西。

他与人攀谈，聊陈恂敏的过往，周汶儒有点意外，建材城的商户们对陈恂敏的风评很好，说他是老好人，对老婆孩子好，对员工也好，周汶儒记得一个细节，“他一直准时给员工发薪水，就算自己老婆生孩子急用钱，他也是先把员工的工资发掉，再去借钱。”在商户们的印象中，陈恂敏文质彬彬，大家很难相信他干过那样的事。

“他是在赎罪”，周汶儒说，这个人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赎罪，“他可能觉得已经还了，但这样就不用接受法律的惩罚？法律面前没人能选择赎罪的方式。”

李子俊的结论是，陈恂敏是一个矛盾体，为了利益他会牺牲一切，作为人，他也有软肋。他记得，2016年陈恂敏落网时向警方提出的请求，“他想见见爸爸，可是他爸爸已经不在”了。

电影不会拍成传统意义上的警匪片，他们准备把落脚点就放在陈恂敏逃亡的21年，“21年的时间把他的棱角慢慢磨平，把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大老板变成了一个蜗居的普通人，这个过程是我们最想拍的。”

片场，我们管他叫“陈信文”

《第八个嫌疑人》中的抢劫犯陈信文，就是以陈恂敏为原型塑造的人物。

演抢劫犯，大鹏是第一次。当戴着黑框眼镜的大鹏第一次以陈信文的形象登场时，不少观众惊呼“根本认不出来”。不过，他们还是为影片取了个颇具犯罪类型片卖相的名字——《第八个嫌疑人》。

“我都受不了大鹏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现场看到他，都叫他陈信文。他真的融入进去了。”周汶儒回忆，拍摄现场的大鹏，仿佛陈信文上身，看似友善的外表下，散发出丝丝寒意。

周汶儒还记得第一次与大鹏见面，当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写才能让观众觉得大鹏是个抢劫犯？“他白白的，有点胖，很客气，没有明星架子。跟我们在电影中常看到的抢劫犯的刻板印象，反差太大了。”

交谈中，大鹏的小动作，引起的周汶儒的注意，“他总是‘走神’，一会儿看看那这边，一会儿又陷入沉思，我还以为是我讲得不够吸引人，后来才发现，是他脑子在想很多东西。比如，这个角色我能演吗？我要如何演？”

周汶儒确信找到了连接大鹏和陈信文的通道，他把大鹏的“小动作”写进剧本，在他的笔下，能扛事儿的陈信文，不管身处何种情形，头脑里都在思考着另外的事情，这些东西，他一句都不会说。

为了在外形上更接近陈信文，大鹏在开拍前一个月，先是增肥20斤，拍摄中期，为演出陈信文的落魄感，他又用40多天的时间，减掉了30斤。聊起这段经历，大鹏不以为然，“在外形上靠近这个角色只是表演的支点，更重要的是与角色共鸣。”

李子俊也没想到，当初用一页纸大纲谈来的演员，此后能够站上国际A类电影节的领奖台。但他的确实至名归，“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成片的时候，看到大鹏磕头的那一刻，我都

哭出来了。很奇怪，那场戏做后期的时候，看过很多遍，都没有哭过。在影院看的时候，整个人就好像是被陈信文牵着走。”

那是陈信文与父亲的一场隔空对手戏。结婚当晚，逃亡多年的陈信文拨通了父亲电话，听筒里传来父亲急切的询问，陈信文把听筒放在地上，双膝跪地，对着听筒磕了三个响头，再抬起头时，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父子二人，就这样在彼此无声的啜泣中，完成了此后余生唯一一次联系。

李子俊记得，原本周汶儒的剧本上，没有磕头戏份，那是大鹏的提议：“他问我能不能磕头？他说这样会更感动，我觉得对，我们普通人结婚时，也会给父母磕头。”在他看来，大鹏“演出了层次感”。

追凶21年，必须抓到他

逃亡的21年里，陈信文似乎已经蜕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好男人”，他待人和善，爱护妻女，不离不弃地照顾生病的弟弟。

可当警察王守月戳穿他的假面时，他又动了搬石头行凶的心思。当弟弟成为他最大威胁时，他一边流泪一边用手扼住弟弟的喉咙。李子俊解读道，多面的陈信文，底色终究是恶魔。

“如果说陈信文是恶魔，王守月就是天使”，周汶儒笔下，林家栋饰演的警察王守月无时无刻不在寻找陈信文的下落，他能21年如一日，走访陈信文的父亲，也能因1秒闪过的影像，只身跑去云南抓人，周汶儒说，“这件事对王守月来说，是个结”，21年前，他的同事何蓝（张颂文饰）的牺牲，陈信文难逃其咎。

在李子俊的规划中，张颂文饰演的警察何蓝是一个可爱而温暖的警察，“颂文一出场就笑嘻嘻的，非常可爱”，刚刚接到借调来的同事王守月（林家栋饰），他就买了一袋梨子递过去，让人家“润润肺”。

“颂文真的是个老广东”，李子俊回忆，张颂文的表演，为角色增添了生活的质感，“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很多生活的细节，比如90年代的广东人会拿什么东西，怎么说话，什么样的动作。”

何蓝中枪的戏份是全片的情绪点之一，拍摄前，张颂文反复练习。“他很想抓真实的感觉。他跟我们聊，人中弹后，是没有那么快倒下去的”，周汶儒想到，可以把香港以前一位警察牺牲前卸子弹的真实细节写进何蓝牺牲的戏，“他当时中枪后，先通知了警察电台，卸下子弹，把弹夹收好，才离世。作为警察，他的保护意识已经深入骨髓。”张颂文将这一细节，重现于何蓝身上，让何蓝的牺牲成为全片泪点之一，也成了电影中，王守月无法释怀的心结。

21年后，王守月带着如何蓝当年买给他的一样的梨子，坐上了与陈信文对质的饭桌。这袋来自家乡的梨子，攻破了陈信文心理防线，“王守月背负着同事死去的伤痛，在他眼里何蓝此刻就是这个梨子。王守月仿佛是在说，我是代表何蓝来查案的，21年里，我没有忘记我的兄弟。”周汶儒解读道。

《三贵情史》主演郑云龙： 拒绝被定义，想挑战大反差的角色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9月9日上映的电影《三贵情史》是郑云龙的第二部电影。

上次饰演画家，他一举斩获中美电影节最佳新人演员奖，此番出演乐手，这位音乐剧“王子”再次以艺术家角色登场，郑云龙笑言，再演艺术家“纯属巧合”，如果可以，他未来更想挑战反差大的角色，比如“演个喜剧，尝试一下搞笑角色”。

《三贵情史》开场，自带忧郁气质的乐手郑云龙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后，他与女神打了个赌——“这世上究竟有没有真爱？”

“我当然相信世间有真爱”郑云龙认真回应，当初他接下这部戏，也是看中了影片讲述了一个探讨“真爱”的童话故事。无论戏里戏外，他一直相信真爱的存在，在他眼中，真爱的样子应该是“幸福的、愉悦的、轻盈的”，没有压迫感，没有负担感。只是这样的真爱，郑云龙还未在戏外遇见。

电影中，他的真爱是姚晨饰演的歌星霞姐，尽管身份悬殊，但在二人的演绎下，一段不被世俗看好的恋情被诠释得浪漫悱恻、感人至深。



郑云龙记得，二人的一场重头对手戏，为了找对人物关系和状态，从下午拍到“没了天光”。遗憾的是，二人最终难逃天各一方的分离结局。

“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遗憾也是一种美。”郑云龙向记者解读起二人的分手，“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爱到一定程度，放手也是一种爱。”

《三贵情史》已经是郑云龙跟姚晨的二次合作了，谈及与姚晨的合作，郑云龙大赞“她对角色的塑造能

力让我很惊喜”，他回忆，在片场看到姚晨老年戏份，默默在心底为她点赞“她的表演节奏非常好，她都可以去演迪士尼的魔幻童话人物了”。

对于自己二次出演电影中的艺术家角色，郑云龙坦言，不想被一种类型的角色定义，很想挑战多样化角色，“再也不想演王子了，如果可以，我更想演蓝精灵，小矮人那种反差大的角色”，至于电影类型，郑云龙已经有了自己想法，“我想演喜剧，演个搞笑的角色”。

专访《流水落花》导演贾胜枫： 写剧本时，已认定郑秀文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就不罢休的感觉。”贾胜枫说，这种感觉就是天美姨姨，天美姨姨的角色必须是郑秀文，没有第二人选。

贾胜枫把剧本投给郑秀文，过程异常顺利，两三天就得到了回复——郑秀文同意接演。更令贾胜枫意外的是，为了支持青年导演，郑秀文这一次决定“零片酬”出演。

花半年时间，走访寄养家庭

寄养家庭题材在华语电影中甚为少见。为搜集素材，记者出身的贾胜枫用了半年时间，采访了约20个香港寄养家庭。电影中，天美姨姨与寄养小朋友的故事，很多来自贾胜枫的真实采访案例。

“有个小朋友因为尿床被天美姨姨罚睡地上，这个小朋友的原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贾胜枫的这个朋友从小在寄养家庭长大，他告诉贾胜枫，自己小时候因为不知道睡觉前要洗澡，被寄养父母惩罚睡地板。“很多寄养家庭的父母跟天美姨姨一样，都是后来才明白，寄养儿童在不同家庭生活，很难有好的教养。”

采访中，贾胜枫能明显感受到一些寄养家庭孩子性格中的敏感和讨好，他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阿明的角色。

受伤入院的阿明为隐瞒天美姨姨的疏忽，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对社工说了谎。阿明与年纪不相符的“懂事”令许多观众心疼不已。“阿明的乖和懂事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同寄养家庭流来流去，生出的一种生存能力。就像我们取悦老板一样，阿明是在取悦寄养父

母。”在贾胜枫看来，这个懂事的孩子，却是可悲的存在。

有时，贾胜枫有时也有意外“收获”，“我从没想到，寄养家庭的孩子还会有黑人小朋友”，一次访问时，贾胜枫遇见了一个被寄养的非洲裔小孩，“见到他时，我发现，我之前可能想漏了一些东西。香港有很多新移民，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孩子可能更容易成为被遗弃的小孩。”贾胜枫把黑人小朋友也写进了电影，一个即将满18岁的小孩，他对天美姨姨依依不舍地问道：“18岁以后，我还可以回来住吗？”

其实，我拍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在贾胜枫看来，所谓“流水落花”，即寄养家庭和寄养儿童之间关系，“寄养父母是流水，孩子是落花。流水将落花带到了新地方，让他们有了第二重生命。”

但寄养家庭的父母，会不会也从这些孩子身上，获得成长和启发？贾胜枫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就好像自己从5岁的女儿身上获得的启发一样。电影中，天美姨姨和彬叔叔，也在被来来去去的寄养孩子治愈。此时，寄养家庭的父母便成了落花，孩子成了流水。一个孩子的成长，宛如片尾天美姨姨所言，“这些年，我的儿子好像一次次重新回到我身边”。

贾胜枫说，《流水落花》真正想探讨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双向关系，而寄养家庭不过是故事的载体。



7次入围、22年“陪跑”金像奖最佳女主的郑秀文，终于在51岁这年，凭借电影《流水落花》中天美姨姨一角接过了属于她的“影后”奖杯。

郑秀文哽咽着感谢影片导演贾胜枫，“从喜剧演员转型做正剧，一路很多困难有很多不被认同，感谢你相信我可以演绎这个角色。”

不是警匪，没有悬疑，不同于传统香港商业类型片，《流水落花》在悠然的叙事节奏下，带领观众走进了另一个香港，那里溪水潺潺，有花飘香。看过影片的观众点赞影片“拍出了是枝裕和的电影感”。

9月15日，《流水落花》将正式与中国内地观众见面。影片由贾胜枫执导，李嘉慧监制，罗金翡、贾胜枫编剧，郑秀文、陆骏光领衔主演，谈善言主演。

郑秀文“零片酬”出演

《流水落花》是贾胜枫首部自编自导的剧情片。今年4月，影片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放映，豆瓣评分7.3，还未公映，已在内地影迷圈小有名气。

电影讲述了一群离别原生家庭的孩子，被相继送至因经历丧子之痛而选择成为寄养父母的“天美姨姨”和彬叔叔家中。在这个短暂却幸福的人生中途站，天美姨姨为每个孩子提供了家庭的温暖和母爱的庇护，也让自己重获为人之母的幸福。

郑秀文在片中出演寄养家庭的妈妈，天美姨姨。贾胜枫透露，早在创作阶段，就认定了郑秀文。

电影中的天美姨姨是个倔强的人，儿子死后，她把自己的悲伤隐藏起来，一个人硬撑。但在照顾寄养小朋友时，她又是温柔而柔软的女性。兼具倔强与柔软于一身的演员，贾胜枫的第一感觉，就是郑秀文。

“我印象中的郑秀文非常能坚持，她常年坚持运动，想做好的事一定能做好。”有段时间，贾胜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郑秀文分享做萝卜糕的经历，“她做了二十几次！不满意就重做，重做很多次，有种做不到，